



血 龙 雾

第一部

段剑秋 著
远方出版社

第一部

血
龙
雾

段剑秋 著
远方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血龙雾/段剑秋 著. —呼和浩特:远方出版社,2001.2
ISBN7—80595—418—6

I. 血… II. 段… III. 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N. I208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1)第 24511 号

血 龙 雾 段剑秋 著

远 方 出 版 社 出 版
(呼和浩特新城老缸房街 15 号)

*

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 经销
曲阜新华印务公司 印刷

800 千字 850×1168 毫米 1/32 35 印张
2001 年 2 月第 1 版 2001 年 2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1—1500 册

ISBN7—80595—418—6/I·247(全套)总定价:68.00 元

每段历史都是一部血泪剧，

正义则是人间永恒的太阳。

——题记

第一部

血 潮

第一章 仙 女

1

就象一心摄政的袁世凯想不到孙中山被选为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一样，一心占天下美女为己有的季少爷，想不到穷小子石疙瘩娶了个天仙般的俊媳妇。

“真的？”身穿紫缎马褂，踟蹰在翰林府内院，拿不定主意去哪位太太房中睡觉的季少爷，得此消息为之一惊，立即叮问凑他面前悄声低语的二管家。二管家仰脸笑面，声音不高却绘声绘色：“真的，小人亲眼见过。那人儿……看一眼……啊啊，让人骨头酥麻。”

“哪村的闺女？”

“米家店。”

“叫啥名？”

“仙仙。”

“这名好听。”

“名好人更好，真真如同天仙女。”

“一个庄户疙瘩……凭什么……娶这好的人儿？”

“谁说不是！那是鲜花插牛粪……”说罢这话，二管家又近前一步，笑面低语：“少爷，这正是闹房的时候，您不过去看两眼？……如果您相得中，跟石大锄说句话，把仙仙要到咱府上，不就鲜

花插绣楼？”

季少爷会意，笑一笑，说了声好，立即甩袖开步朝外走。二管家忙到门房提了只圆肚长柄、印有“季”字的大灯笼，跑上前来给季少爷照路。眨眼间主仆二人出了翰林府的大红门，下了两座石狮蹲左右的高台阶，来到街面上。季少爷少停，举目望一眼饮马庄街里，见沿街各家店铺早亮起门灯，街面上好多人急急匆匆奔石家胡同且声声呼叫：“走哇，看看去，听说疙瘩娶了个天仙女……”——听这话，季少爷越发觉得不能容忍：这方地面的美女应该归他受用，怎么能进小门小户？于是愤然一声“哼！”快步向前走去。

此事发生在1912年1月1日晚10点钟。此刻，孙中山从上海到达南京，正在江苏省咨议局举行临时大总统就职典礼，宣布中华民国建立，结束两千多年的封建帝制。中国历史上，这是划时代的一刻，可惜黄河口附近的这片方圆毫无知晓，因为那时的国民革命尽管在南方城中轰轰烈烈，却没有闹到偏远而又闭塞的渤海沿边。就连后来剪不剪辫子的那场风波，也只在三合土筑城墙的小县城里有点儿传闻，至于散散乱乱生活在这片地城的乡民，根本不知道国民革命怎么回事，当然也就不知十七省代表如何避开袁世凯的耳目，在南京开会筹组中央临时政府。石大锄所以选这个日子给儿子娶亲，完全是亲家母麻三姑的主意。上月，当媒人成二郎带着石大锄的厚礼上门，要她定喜日的时候，麻三姑板着大麻子脸郑重其事地沉思许久，才坚定不移地发话：“三六九，福当首。我看就定在（农历）十一月十三！”

这天，公历正是1912年1月1日。

2

选这日子办喜，也许不是偶然巧合，因为麻三姑会看麻衣相。她能不能提前看到中国在这天废帝制，改共和，顺应社会发展大潮

流，那是天机，不可泄露；但女儿出嫁她是用心谋算过的。几年前她就一直思谋：仙仙一年年长大，嫁个啥样的人家，找个啥样的女婿？她麻三姑大小也算得一个名人。……巴结大家富户？不必不必，小门小户的女子嫁到大家富户比人家矮，直不起身子抬不起头，一辈子受气。……嫁小门穷户？不行不行，她这辈子是有体验的，让女儿象自己这样屈心下嫁，纵有天大本事也难凤占梧桐。想来思去，她觉得最好的选择是给女儿寻个人品相貌都上乘的中等主儿，女儿一不屈心，二不受气，三不吃苦。正这时候，麻三姑碰上石大锄父子。

不，石大锄父子不是她碰上的，而是她咯绷眼男人碰上的。更准确的说，不是她咯绷眼男人碰上石大锄父子，而是石大锄父子碰上她的咯绷眼男人。那是夏天高粱棵齐肩的时候，夜里下了一场雨，早晨醒来她觉得眼皮直跳，便想稳下心来掐算掐算。不料咯绷眼男人眼虽咯绷房事不咯绷，又要上身揉搓，她气乎乎把他拥下炕去。嫁给这么个男人她实在屈心，可是有啥办法呢？心比天高，命比纸薄，恨就恨她红花绿叶的时候猛然得病生天花，落了一脸大麻子，俊人变丑。虽然都说她心灵手巧，可人家头一眼看到的是麻脸，上等主家谁娶她？一拖两拖年纪大。万般无奈，媒人劝她嫁给咯绷眼，将就成个主，说天长日久过常了，就觉不出咯绷不咯绷。尽管她过门后使风撩气拿得住男人，无奈女人驾不了家庭的轭。虽然后来学会看麻衣相，她却无力由穷变富。

男人不敢强扭，便起身说：“刚下过雨，正是锄地的好时候，短工价钱高。今日我去上市吧。”说罢起身。麻三姑没有吭声，却也跟着起身。家中地少，日子紧巴，每逢农家活紧的时候，男人便去打短工。咯绷眼虽然眼咯绷，个码却不矮，肩上的锄头明亮亮，槐木锄柄油光光，一看便知是个干活的好手。来到短工市，翰林府的大管家正挑人。翰林府财壮腰粗有权势，大管家不开口，别人没有敢吭声的。大管家先挑了十几名壮汉，又围着咯绷眼转两圈，戏耍

道：“眼这么咯绷，能锄地呀？”咯绷眼觉得这是耍巧卖乖的时候，笑道：“眼咯绷好调线。”众人笑了，大管家也笑了，便挑上他，同其他人一起带到东大洼，由长工领着锄高粱。

虽然刚下过雨，可终归是三伏天，太阳一出火般热。尤其高粱齐肩的时候，上有日头晒，下有地气蒸，短工们挥锄进高粱地，如同弯腰入蒸笼。那年月穷人衣裳少——有的人家夫妻一条裤、父子一条裤，谁出门谁穿。这就得十分珍惜：宁让身上划个口，不让衣裳破个洞。高粱叶好宽好厚，划来划去不把衣裳划破？干十天半月的工钱买不一条裤。庄户汉子有庄户法：进了高粱地，插锄锄上十几步，便一个个停下手，先脱褂子后脱裤，小心卷起来，再抬两把高粱叶放地上，把衣裳放在高粱叶上头。衣裤这般紧缺，谁还讲究穿裤头？脱下裤就露出裆里那一挂。好在有高粱遮挡，路上的人看不见，这样不光省衣裳，还凉快，于是幽默的汉子自嘲自乐，起了一个酸名堂：“光腚溜高粱——上讲究”。

这块地太长太长，来回一遭一亩多。如果此时锄豆地，锄谷地，锄棉田，风儿一吹带走汗水也许凉快，高粱地里就不行了，棵高叶密不进风，光腚锄地仍然如同孙猴进了八卦炉。闷啊，热啊，让人简直头晕脑胀喘不过气。是咯绷眼腹内空空呢，还是房事过多身子虚？他只锄到地当央，便再撑不住，扑通一声栽下去。短工们一片惊叫，急忙把他架出地，拿个破苇笠给他扇风，揉搓胸口。这么好长一阵，咯绷眼总算睁眼回气。

虽说睁眼回气，高粱地却不能再进。地头上摇扇的大管家，长长地吐了一口气，庆幸主家省下了一口棺材钱，自己也省下好一番口舌。他不让众人围在这里，大声呼喝：“干活去！干活去！各人去干各人的活。”那帮光腚汉子便又钻进高粱地里，去寻自己的锄。大管家则冷着脸子对咯绷眼说，“你，这顿早晨饭是吃不上了，还是穿上衣裳自个儿回家吧。”

原来，翰林府雇短工有个规矩：挑好人员，讲好价钱，带到地里

先由长工带领干活。这叫试干，干上一阵大管家进地去检查。你干活合格，就继续干下去，开早饭的时候许你吃饭，干一天发给你工钱；查得你干活不合格，早饭不准吃，当场赶回去，更别说钱。大管家既然这般开口，咯绷眼无话可争，只好撑着身子爬起来，穿上裤，披上褂，锄柄当拐杖，一步步往回走。然而刚走了半里路，他便觉得天转地旋眼冒金花，又一个跟头栽下去。

可巧，路边有块豆子地。石家父子正在地里锄豆子。按说，这时候石家父子已经锄到地中央，而且是背对路面，发现不了咯绷眼。巧就巧在过来一阵小旋风，把石疙瘩的苇笠从脑袋上旋起来，飘儿飘儿往这边飞。庄户汉子买个苇笠不容易，让风刮跑多可惜？他便急忙停下锄，过来追。就这当口，他一眼看到地头路边栽倒一个人。“这是天意！可巧成就这件事儿。”事后麻三姑对女儿仙仙这么说。要不，那一阵小旋风怎会刮得这么巧呢！

石疙瘩没经过这等事情，见路边躺个半死不活的人，急忙呼喊：“爹——，快来！”石大锄听得儿子惊呼，不知何事，忙放下锄头跑了过来。一见有人躺倒在地，他二话没说，立即蹲下身子，一手去摸胸窝，一手去摸鼻孔。心儿还跳，鼻孔有气，说明这人还活着。他立即吩咐儿子：“快，给我倒碗绿豆汤。”石疙瘩一听忙应声，快步走到地边那辆木轮推车跟前，从推车把上提下那个黄瓷罐儿，又从罐口拿下那只当盖用的黑瓷碗，朝碗里猛吹一口，吹去小旋风刮到碗里的土和草，然后倒上一碗绿豆汤。他端过来，石大锄用臂抬着咯绷眼的头，一点点地给他灌进嘴里。

说起石大锄，可是饮马庄的一大名人。出名不在家业大小，凭的是能耐。他人高马大，腰粗膀宽，庄稼活样样全。尤其那张大锄头，别人拿着压胳膊，在他手里轻飘飘，别人锄不一趟地，他能锄两趟，而且还有叫绝的一手：锄角尖专门能抠小小苗儿胳肢窝里的小草草。身壮，活好，一张大锄压满市，方圆十几里都服气。他一上市，雇人的抢着雇，而且宁愿多付两倍的钱。

可是，今天他没有上市当短工。雨后宜锄地，先干自家的活，他叫上儿子锄豆地。他经常这么说：“地是主家的脸。自家的地使种不好，还给人家干活？干也干不出好样来。”众人赞成。儿子疙瘩象爹那么壮，已经二十岁，在剃头挑子上剃了个光葫芦头，越发显精神。五亩地爷俩使种，庄稼长得象模象样，满够全家一年吃饭；再加隔三差五打个短工，喂头牛，养头猪，出门进家倒有两身替换衣裳。庄户日子不光靠干，还得会盘算，有道是吃不穷，花不穷，盘算不到才受穷。石大锄很会盘算庄稼活：父子二人每天起早下地，带着一罐绿豆汤两个高粱饼子打尖充饥，直到晌午才回家，这样可以多干活。锄地不能光锄地，草也不能丢，锄一趟地敛一趟草，一是地里干净，二是能略做歇息喘口气，三能推回家来喂牲口，省得专门去打草。推草的木轮平车放地边。

石大锄不光会盘算庄户日子，还是个义气人。见咯绷眼醒来，他轻声问：“兄弟，你这是怎么了？”

咯绷眼灌进那碗绿豆汤，胸口顿感几分轻松，喘息一阵，把当短工锄高粱的事情叙说一遍。

“噢……”石大锄点一点头，表示明白。接着，他紧闭双唇，那对浓眉下的大眼珠子对着地上的人又那么一梭，如同断定他锄头下的苗子成色。只那么片刻，他便有了坚定不移的主意，对儿子说：“别锄地了。你这位大叔得的是热病，须快送回家。不然，他会扔在路上喂狗的！”

石疙瘩毫不犹豫一声“嗯”，立即放下手中的绿豆汤碗。他先敛一把草捆成个草枕，然后同爹一起把咯绷眼抬到小推车上，把草枕垫到咯绷眼的脖子底下。然后，父子二人一人灌两碗绿豆汤，那小罐儿便空了，放到豆地里边；两个高粱饼子不能放下，带在身上。问了庄名，石疙瘩弯腰推车上路，石大锄跟后头。走路不能闲着，石大锄顺便把一个高粱饼子啃了。走二里路，石大锄说一声：“我的吧。”石疙瘩便停住车。石大锄接车的同时，递给儿子另一个高

梁饼子。走不多远，儿子又把那个高粱饼子啃了。

就这么你推一阵我推一阵，父子倒替着推着木轮车上的咯绷眼，一气走了八里路，来到村名好听的米家店。

米家店街里有棵大槐树，牛腰粗，树身已经空空。虽然树身空空，可依然枝繁叶茂，都说是棵仙槐。仙槐有仙气，只允许人们树下乘凉，不允许哪个男人女人动她的枝叶。有个愣头小子当众呼叫：“我就不信有仙气！”爬到树上砍了条枝，说是回家做锨把。可是没等他回到家，胡同口蹿出头撒欢的小牛犊，迎头把他撞倒在地。按说撞倒也不要紧，可巧就巧在那小小牛犊已经长角。虽然那角刚刚长出一点点，却不偏不斜正顶在愣小子的心尖上，愣头小子当场死去。还有个媳妇说她从来“不信阴阳”，飘脚儿折了几枝槐花，说是用来当染料。媳妇回到家里歇晌，躺到床上一仰脸，啊呀一声叫，屋顶上掉下条鸡蛋粗的花蛇来，把个小媳妇儿当场吓死。众人又掐又揉，好不容易救过来，可是人疯了，经常光着身子往外跑……。这号事情不用多，只那么碰巧几件，就足以耸人听闻，且坚信那碰巧绝非一般地碰巧，定是仙槐显灵，给损它枝干的男女一点惩罚。宁可信其有，不可信其无。从此，再也没人敢动仙槐一枝一干。非但不动，而且逢年过节，或什么人家有灾有难，树下常有香火供奉。

此时，麻三姑正坐在大槐树底下的小马扎上，手摇芭蕉叶，给一女子看手相，周围是一群庄户娘们。年轻的时候，她那脸铜钱麻子又大又黑很难看，上了年纪脸添皱纹，麻子似乎小许多，浅许多，尤其给人相面的时候，人们不仅觉不出难看，反而感到几分庄重。年轻女子多问婚事，好奇的女人一个个探头侧耳听麻三姑讲解。正这时候，石家父子推车来到跟前。麻三姑正在讲手相，管什么来人推车？麻达着眼皮。听的人一个个聚精会神听讲手相，也不理会来什么人。石大锄不知道这伙人干啥，来到跟前急急开口：“借

光，借光。诸位大嫂妹子，请问：麻三姑家门在哪搭？”

众人这才扭脸望，见是个武大三粗的汉子，后头跟一辆小推车。谁都想不到车上推的是咯绷眼，以为是外村人来这里求麻三姑看相问病情。麻三姑历来不乐意别人打断她说相，更几分不快，便冷冷地问一句：“什么事情？”没有抬头。石大锄倒不计较话硬话冷，实话实说：“她家大哥病在外头，我把他送了回来。”

麻三姑吓了一跳，从那小马扎上跳起来。“怎么了？”发问的同时撒眼看，看到小推车上的咯绷眼。她压根儿相不中这个男人，过门三个月没有让他沾身子。后来……，出嫁的女人能怎么办呢？何况自己一脸麻，只能将就！这么一将就，怀孕有了女儿。有了女儿再也不能说别的，看不中也得看，心里委屈也得捱，闭上眼跟他睡觉，低下头出门上街，尤其老人归天以后，她得天天盘算囤里的粮箱里的衣。地不多，她又不想下地干活，便摆摊看相，如今倒也有点名声。有名归有名，只可惜看来看去都是庄户人的庄户相，挣不多钱。这样，咯绷眼紧了忙了就得外出打短工。

“出门好好的，怎么病了？”麻三姑来到跟前大呼小叫。其实她心里明白：咯绷眼昨天夜里不该没命地做那事。她说：“你明日还出工呢，等两天吧。”咯绷眼说：“碍不得出工。”硬是狂耍。清早起来，麻三姑说：“我给你下碗挂面喝吧。”咯绷眼说：“当短工哪有在家吃早饭的？都是空着肚子吃东家。”扛起锄头上市去。想不到……，唉唉，麻三姑急忙上前来。病人不能亮在街上，众人帮扶，石疙瘩推车，呼呼隆隆进了街北那条月牙胡同。

这是胡同东侧的一个院，院门朝西。进门是个影壁墙，拐过影壁才见屋。院不大，三间砖基坯墙土顶子北屋，两间同样的小西屋，东边是个敞棚。要说引人上眼，是北屋窗前那棵石榴树，还有一棵葡萄架，枝上的葡萄一嘟噜一嘟噜，只是没有熟。热病要透风，人们把咯绷眼放在葡萄架下，拿块擦脸布子浸上凉水给他擦脸。就这时候屋里一声叫，跑出一个大闺女，上穿藕荷花褂，下穿

藕荷条裤，一根大辫甩腚沟。脸是嫩生生的银盘脸，嘴是粉嘟嘟的桃红嘴，一对大眼机灵又精神。她叫仙仙，长得象没长麻子时候的娘。听说爹病跑出来，爹呀爹呀声声叫，俯下身来给爹扇扇子。

这不是急病，要歇息，要调养。庄乡娘们知道对别家的男人不能显得太关心，说道几句也就离去。

这时候麻三姑也稳下心来，想到应该先对送人的二位表示感谢，于是忙对石大锄说：“大哥呀，多亏您了。要不啊，他撂到外头谁知道呢！”

石大锄为人实在，忙说：“应该，应该。邻村近疃住着，谁不帮谁！”

“大哥贵姓？”

“免贵姓石，人们叫我石大锄。”

“噢噢……久仰久仰。好多人这么说：‘干活谁不服，比比石大锄。’百闻不如一见！……这位年轻人贵姓？”

“他是我小子，名叫疙瘩。傻乎乎的，连个婶子也不叫！”

石疙瘩赶忙开口叫婶。麻三姑欢天喜地，叫仙仙快去烧水冲茶。石疙瘩说：“不用烧了，喝口凉的就行。”也许是一路推车流汗多，口太渴，等不得烧水冲茶，不等仙仙进屋他已经大步跑了进去，掀开水缸舀一瓢凉水，咕咚咕咚灌一肚子，又给爹舀出一瓢来。石大锄接过瓢，也咕咚咕咚灌进肚，大巴掌抹嘴喝一声：“好甜。”麻三姑没见过这等义气又这等豪爽的高大壮汉，打心里喜欢且羡慕，便叫仙仙搬出条凳子来，请石家父子坐。

石大锄却说：“不坐了，不坐了。锄还放在豆子地里呢。”起身要走。

麻三姑拉住不放：“这怎么行？救命之恩，不能不报。再忙也得吃顿饭！”

石大锄说：“大妹子，你说这话就逢外。大兄弟病着，你还是先照料病人。常言道：山跟山碰不成块，人跟人哪有碰不上的？后会

有期。后会有期。”

说罢，石大锄转身就走。石疙瘩推着那辆木轮小车跟后头。眼见实在留不住，也不勉强，麻三姑送石家父子到村口。村口有棵大柳树，一个小土岗，麻三姑就站在那个土岗上的树荫下，望着石家父子一步步走远，走到蓝天白云会合处，头顶天脚立地。这样的男人才叫男人！她由衷地赞叹，更为自己的不幸感到委屈。

然而，无论自己怎么委屈，命运已经无法改变。……突然，麻三姑心头涌一股热潮：自己已经这把年岁，别想三想四做花花梦了，还是想想女儿的事！人常说：踏破铁鞋无觅处，得来全不费功夫。讲的是碰巧。走远的那家人，不就是个好主儿？石疙瘩要个码有个码，要模样有模样，身强力壮，女儿一准可心！

麻三姑高兴起来。当晚，伺候咯绷眼吃罢草药睡下以后，她便悄悄来女儿房中，轻声细语问女儿：“仙仙，今天来的那个人儿，你可见了？”仙仙一听就知娘意，却装做不懂，明知故问：“哪个人呀？想不起来。”麻三姑说：“就是送你爹的石疙瘩。”仙仙说：“爹一病，我急挠挠的，没有留心。”麻三姑说：“那我托人叫他来，再让你看看？”仙仙立即羞红脸，一头拱进娘怀里。

麻三姑见这光景，知道女儿已经同意，哭道：“这世间的事情，真是无奇不有。谁能想到我说媒说成连环媒？明天就办这件事。”

3

转天，米家店小集。说小，是因为米家店村小，只有一条百多步长的东西街，八十户人家，三百余人。其周围的村庄更小，大都四五十户人家，二百上下的人口。尽管都是小村，可这一带的百姓也要吃饭穿衣，也要提点水果走亲访友，也要男大当婚女大当嫁，也有娘生日孩满月，这就需要商品交易。于是，这方百姓便小中选大，在米家店街上起集。

虽说起集，只因周围村小人少，又不靠官道，外地商客从不到这个集上来。既然无有外地商客，便欢了本地小贩。有道是：“当家男人赶大集，老婆孩子赶小集；当家男人赶大集置办大事花大钱，老婆孩子赶小集瓜果梨枣花小钱。”因此，来米家店小集的多是一条扁担两个筐的瓜贩果贩蔬菜贩，糖葫芦杆子芝麻糖案，再加赶集的多是老婆孩子，人称米家店集是老婆孩子集。老婆孩子最喜瓜菜糖果，瓜菜糖果又喜露水摊，因此挑担的小贩都起五更早来，日头一出街上的案子便摆好了。赶集的老婆孩子也得趁早，不然挑不着鲜。两早加一起，集更显得紧凑，只热闹那么不长的一阵。等不到中午，摊收人散，米家店街上便清静下来。

逢集，麻三姑也早早上街摆摊看相。她清早起来先梳洗，连擦两遍香胰子。麻脸女人更讲究：上穿天蓝褂，下穿淡青裤，一双月白洋袜子，礼服呢面白底鞋，蓝花儿手绢塞袖口。伸手拿个小马扎，又拿一个麦杆儿编的鸡心红穗扇。想到买青菜，顺手拎一个圆肚儿花边竹篮子。出门上街不急不促，稳稳地迈动着缠过的小脚，身子轻轻地扭动。她用不着小贩们那样去抢占摊位，相面有个老地方，谁都不敢占她的。

来到仙梳底下，麻三姑放下马扎，稳稳地坐下，就算摆摊。四乡八里那些求福的，避灾的，问在外的男人前途的，请指点婚姻迷津的……会接二连三到她跟前来。可是，今天放下马扎花筐之后她不坐，而是手摇扇儿先溜街。本街人、邻村人、常来赶集的小贩们，谁不认识麻三姑？她到哪里都有一片恭敬的问候声：“三姑您好……”这让她顿感身价倍增，于是步儿迈得更加稳沉，对问候者轻轻地点点头，或报以微笑。

迎面走来一个姑娘，见面呼叫：“三姑啊，我来了。”她是麻三姑的表侄女，来跟麻三姑学看相。

麻三姑近前细语：“你呀，到仙槐底下等着去。”

一听这话，那位女子便知麻三姑有事要忙，点点头。